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馬克西姆的少年時代

Г·柯靜采夫著
Л·塔拉烏別爾格
鄭澤生譯



中華書局出版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馬克西姆的少年時代
(馬克西姆三部曲之一)

(榮獲一九四一年斯大林獎一等獎)

Г. 柯 靜 采 夫 著
Л. 塔 拉 烏 別 爾 格
鄭 譯 生 譯



中華書局出版

———— * 有著作權 · 不得翻印 * ————

電影劇本叢書 馬克西姆的少年時代(全一冊)

◎國產報紙本定價人民幣五千七百元

主編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

譯者 鄭 澤 生

原書名 Юность Максима

原作者 Г. Козинцев, Л. Трауберг

原出版者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原書出版年份 1950年

出版者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漢門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漢門路四七七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絨線胡同六六號

編號：15606

(52, 滬型, 32開, 66頁)

1953年4月2版

印數(滬)3,001—8,000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馬克西姆的少年時代
(馬克西姆三部曲之一)

(榮獲一九四一年斯大林獎一等獎)

Г. 柯 靜 采 夫 著
Л. 塔 拉 烏 別 爾 格
鄭 譯 生 譯



中華書局出版

列寧格勒電影製片廠

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根據本劇本製成影片

序 幕

打過了十二點。街上刮着風和雪。一個被風吹得搖搖幌幌、緊握着燈籠、醉醺醺的行人大聲呼喊著：

「親愛的先生們，親愛的女士們，請允許我向你們祝賀即將來臨的一九一〇年的新年！」

風雪交加。斷續的乾杯聲、「烏拉」聲、笑聲、玻璃杯的響聲和鐘錶的滴嗒聲的回音激盪着。街上的馬車夫們相對急馳而過。披着網子的馬匹嘶叫着，雪從馬蹄下飛揚起來。乘客們喊：

「恭賀新年！……恭賀新禧！」

風捲起雪，將人聲和響聲匯合成一陣模糊的、渾濁的隆隆聲。聲音傳到大街的遠處，又從彼得堡住宅的閃閃發光的窗子上掙脫回來。

在這些住宅的大門口，坐着神氣十足的看門人，等候着年賞。

一個身着肥大皮襖的看門人，活像聖誕老人一樣坐在大門裏。他將眼鏡架在鼻梁上，然後推敲地念着「彼得堡新聞」上「著名」人士的新年希望：

「歌劇明星卡維斯克雅在夢想什麼呢？她在夢想以更優美的舞蹈代替醜陋的『奧伊拉』舞。神怪小說的作者克雷扎諾夫斯卡婭——羅切斯特爾預言些什麼呢？預言這一年是山羊星辰值年，它會給世界帶來秩序和安寧。」

風雪交加。笑聲、音樂聲、玻璃杯的響聲、稀稀落落響亮的乾杯聲：「恭賀新年……恭賀新禧！」的回音激盪着。

寂靜。

冷落的、燈光黯淡的彼得堡郊區。一個頭戴輕柔的圓小帽、身穿鼈脚大衣的人，捲

在風中，沿着人跡稀少的街道走着。雪在行人的腳下礫礫作響。

他手裏拿着一個小包，一盒糖果，一瓶酒。

這個行人走到一所低矮的房屋前。門燈晦暗地發着光。手拿報紙的看門人坐在長櫈上。

看門人擱下報紙，站起來，脫下皮帽，恭恭敬敬地說：

「恭賀新禧，先生！要到那一間住宅？」

「十五號。」

小鐵門噹啷一聲，看門人打開了門。他突然興緻勃勃地問那個行人：

「請允許我麻煩您，報紙上登着法國人似乎要跟德國人開仗，當真嗎？」

來人遺憾地嘆口氣，回答道：

「親愛的，我對政治一點也不了解，請你原諒。」

他跨過小門，向看門人和氣地點點頭，走到院子裏。

燈光黯淡的樓下的平台。行人緩慢地沿着矮矮的階梯走上去，走到門前。門牌八

號。他按按門鈴。

在一個簡陋寓所的狹小的衣帽間裏，有三個人在緊張地傾聽着——房門旁有一個兩頰凹下的女人，和她並排的是一個頭戴皮帽、身穿皮大衣的姑娘，靠近入口是一個拿燈的男人。他驚慌地問：

「誰？」

頭戴帽子，站在平台上的人正正經經地隔門問道：

「你們這兒賣舊沙發、舊波斯毯和蘇格蘭狼狗種的小狗嗎？」

門門嘩啦一聲落下，門打開了。戴帽子的人走進了衣帽間，欣然揮手致意，快活地說：

「結束工作吧！新年了！」

狹小的房間。通過薄薄的天花板可以聽到腳步聲、新年遊玩者的嘆息和手風琴的抑揚的聲音。在嘈雜、尖叫、哄笑聲下，嬰兒在自製的搖籃裏安靜地睡着。臉上泛着靜謐的微笑。

戴帽子的那個人和穿皮大衣的姑娘踮着腳尖穿過房間，走近牆壁前。姑娘敲三下，牆上的小門開了，一個年青的工人含笑走出來，遞給來人一張紙——宣言，帶着驕傲的神情說：

「剛印成的呢！」

戴帽子的人接過這張紙，熱愛地看着它。接着好像校對原文一樣，在頂上的腳步聲中，在音樂聲和喊叫聲中，他低聲唸起來：

「工人同志們：廠主對我們的集體解僱、絞刑台、和警察恐怖的一年又過去了，敵人在慶祝……」

寓所的主人將盛着簡單的冷菜的碟子放在桌子上，拔開帶來的酒瓶。樓頂上手風琴震耳地響着，戴帽子的人唸道：

「……但是年復一年的過去，我們仍然活着。同志們！我們仍然以小的、但是緊密團結的隊伍沿着艱苦道路向新的一年邁進。就讓反動派在杜馬國會內外歡呼吧！……」
穿皮大衣的姑娘默默地傾聽着，在她的疲憊的臉上浮着激動和喜悅。

「……讓反動派發狂吧！我們黨內即使不補充新生的力量，敵對階級也是寸步難行

的……」

戴帽子的人聲音大了一些，剎那間手風琴、叫喊，和脚步声都聽不見了。

「我們要勇敢地迎接即將來臨的一年，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變更。恭賀新禧！同志們！俄羅斯社會民主黨。」

戴帽子的人慢慢地摺起這張傳單，點點頭表示贊成，而後轉過身，瞧見擺好的餐桌，微微一笑，把傳單藏在口袋中，走到桌旁，舉起了玻璃杯，并以極深厚的情感重複着說：

「恭賀新禧！同志們！我們乾一杯吧！」

布爾什維克地下印刷所的五個人拿起酒杯——五個過度疲憊，但是含着微笑的人。在他們上面，在樓上許多脚步在響着，手風琴高聲奏着，天花板震動着。來客舉起了酒杯，親切地望着同志們，大聲地說：

「大家都很清楚爲什麼，爲我們的勝利！」

熟睡着的嬰兒的臉上閃耀着微笑，沒有被發啞的玻璃杯聲所驚醒。五個人碰了杯，飲盡了味酸價廉的酒，而後把杯子放在桌上。大家忙了起來，戴帽子的人和穿皮大衣的

姑娘拿了一捆傳單，收藏在口袋裏，走出去。

頂上「奧伊拉」舞又猛烈地響起來，醉意的喧叫聲清晰可聞。他們在衣帽間告別了，身着大衣的人快活地說：

「再會！」

剩下的男人、女人、少年與致勃勃異口同聲地答道：

「再見！」

一個女人補充了一句：

「明天見！巴利瓦諾夫同志！」

大門。從那裏走出戴帽子的人——巴利瓦諾夫——和姑娘。

他們很高興。巴利瓦諾夫彎下身子，似乎要提起掉落的套鞋，很快地捏了一個雪球，用雪球擲姑娘，接着笑了笑，追上了她。

他們沿街走，哄笑着，相互吓唬着，突然在已經離開大門三十多步外，停下脚步，注意地傾聽着。隨即又向另一個黑暗的大門奔去，隱藏起來，緊張地瞧着他們從那兒走出來的房子那邊。

遠處——嗒嗒……，愈來愈近的馬蹄聲，雪橇的吱吱聲。從半明半暗的街上鑽出一匹馬。馬上的乘客，雪橇，停在那所房屋前，門前，——就是那一所門前。

乘客從馬上跳下來。他們身穿憲兵制服，軍刀、馬刺鏗鏘作響。憲兵們手握刀柄，以飛快的步伐闖進大門。

身着皮大衣的姑娘竄過去想要幫助救援同志們，和憲兵作鬥爭，戴帽子的人——巴利瓦諾夫馬上抓住她的手，急急地低聲耳語：

「哪兒去？」

姑娘的臉上顯示出絕望的神情，巴利瓦諾夫慌忙地俯在她的耳邊低語：

「馬上通知安東……走小巷……到大街時要躲藏在人羣裏……要顯出高興一點，娜塔莎，因為過年了！」

於是娜塔莎把手揣在手籠裏，聽話地奔入風雪中了。

巴利瓦諾夫對她的背影注視了一會兒，接着聳聳肩膀，默不作聲地邁進大門，穿過一個長長的、漆黑的院子，倉皇地走着，偶而回頭一瞥，瞧瞧有沒有人跟蹤着他。

他又來到喧囂的大街上，走着，從那些看門人身旁走過，從急馳的馬車夫旁走過，

穿過行走的人羣。

而後，已經到了城市另外一區的某處了，又走進一個冷落的院子，掉頭張望一下，邁入進口，緩慢地沿着陡直的、骯髒的扶梯，到達屋門口。

從口袋裏掏出鑰匙，插入鎖中，開了房門。

房門裏站着一個警長，背後是一羣警察。

警長文雅有禮貌地笑笑說：

「我們正恭候你，先生……」

巴利瓦諾夫猛力地推開了警察，砰然關上了門，把它鎖上，在喧叫、打門聲下，在狂暴地吶喊聲下，慌不擇台階地，閃電般順着扶梯飛奔下來。

跑到大街上，飛奔着，追過風和雪。背後哨子吹起來，尖銳刺耳的喊聲哄響了！

「站住！」

被追緝的人沿着人跡稀少的大街跑着。從一個門裏站起一個看門人，胡亂地披上皮衣，伸開兩臂，企圖攔截逃跑的人，但是被純熟的一腳踢得飛到雪裏去了。

哨子聲。「站住！」的喊聲。巴利瓦諾夫拐過了拐角來到廣闊的、明亮的大街上，

驀地出現在一個正面大門旁。略停一會，喘喘氣，瞧了瞧這幢房子，馬上，好像認出了這幢房子，跑進門裏，隨後關上門，隱藏起來了。

稍遲一會，一羣警察、看門人，混雜着哨子聲、吶喊聲經過這座大門旁，沿街飛馳而過，而後是一片寂靜。

巴利瓦諾夫走近扶梯，沿梯而上，從街上傳來「伊呀」的開門聲，他急忙躲在陰暗處。一個身着皮大衣，戴夾鼻眼鏡的高個子沿梯走上來，突然在驚慌中停下了。

巴利瓦諾夫走到光亮處，低聲地說：

「你好，巴維爾！」

高個子緊皺起了雙眉，其後，竭力裝做慫慫的樣子，說道：

「什麼風把你吹來的啊！」

「背後有人追着。」巴利瓦諾夫抑鬱地說。

高個子臉上的笑容消逝了；他顯然有些不高興，聳一聳肩，嘆息地以教訓的口吻

說：

「十年前我們在一起讀馬克思著作，……我們……」

「這又怎麼樣呢？」巴利瓦諾夫幾乎粗野地打斷了他的話。

高個子感到受辱地沉默了，猶疑了一會，接着不耐煩地說：

「走吧！」

盛裝艷服的侍女開了門。衣帽間，堆滿了貴重大衣、皮鞋、套鞋。從隔壁的客廳裏傳來玻璃杯碰杯聲、笑聲和高聲的叫喊。

「恭賀新年，恭賀新禧，爲我們的知識份子乾杯！」

高個子急忙脫下皮大衣。巴利瓦諾夫默不作聲地四下打量着，融化的雪從他的大衣流到精緻的鑲木地板上。

欣喜的主人手裏拿着一杯酒，從房間出來迎接新客人，撒滿紅綠彩紙的燕尾服，閃着亮光的硬胸襯衣，兩個袖子上都是彩紙的碎屑。

他，張開兩臂，似乎要以擁抱歡迎來客；但是突然他的目光落在巴利瓦諾夫身上。他眨了眨眼，似乎不相信自己地打量着巴利瓦諾夫。

高個子狠狠地笑一笑，問道：

「你認不出他嗎？」

主人臉色蒼白了，喜悅、醉意都從他的臉上消逝，他不自信地喃喃說道：

「你啊！」

巴利瓦諾夫穿着大衣戴着帽子默默地站着，顯然是和皮大衣、皮衣，和狂呼、玻璃杯聲不相調和。

「你？」主人支吾地重複着，「你還活着？你沒被捕嗎？」

從隔壁房間傳來了特別大聲的嬉笑，某一個人的喊叫：

「請教授先生發言……」

刀叉的碰擊聲，某一個人的呢喃聲，在嘈雜聲中，寓所主人緊握雙手，宛若置身於湧來的回憶的重壓之下，他說：

「唔！革命完了——暗澹，潰滅，死亡……」

巴利瓦諾夫望着他，冷冰冰地說：

「然而你……活着麼？」